

中国最美的山岭雕刻：红河梯田

■ 沈海滨 / 文并摄影

在彩云之南最南端，有件可以同长城、大运河媲美的少数民族勤劳智慧的巨作，堪称世界一绝的 36 万亩红河梯田。梯田从山脚到山顶，最高处有三千多级，就像直插云霄的人造天梯！而集中连片的梯田中，最大的有几万亩，从这山连接到那山，最广阔连绵的长达十公里；数不清的公路和羊肠小道缠绕着广阔连绵的梯田，千回百转通往成千上万的村寨，乃至直上云天，更令人惊叹的是，几千层一片又一片的梯田里，终年流水潺潺，从直插云天的山顶上，层层流到山脚，堪称世界一绝！难怪法国人类学家欧也纳博士看到这个世界奇观时，禁不住跪下来惊呼：“这简直是上帝的奇迹！”

最近，我慕名来到云南省元阳县的哀牢山南部，这美丽神奇的红河梯田真有一种走进梦幻仙境之感，让人流连忘返。元阳梯田是哈尼族人世代留下的杰作。梯田随山势地形变化，因地制宜，坡缓地大则开垦大田，坡陡地小则开垦小田，甚至沟边坎下石隙也开田，因而梯田大者有数亩，小者仅有簸箕大，往往一坡就有成千上万亩。元阳梯田规模宏大，气势磅礴，绵延整个红河南岸的红河、元阳、绿春及金平等县，仅元阳县境内就有 17 万亩梯田，是红河哈尼梯田的核心区。

初次看到这么雄伟的梯田，我简直发呆了，元阳县境内全是崇山峻岭，修筑在山坡上的梯田坡度在 15 度至 75 度之间。就以一座山来说，梯田最高级数可达 3000 级，根本数不过来。而让我赞叹的是，这里的梯田并非鬼斧神工，而是由哈尼族人“愚公移山”世代代开垦的。众多的梯田，在茫茫森林的掩映中，在漫漫云海的覆盖下，构成了神奇而壮丽的景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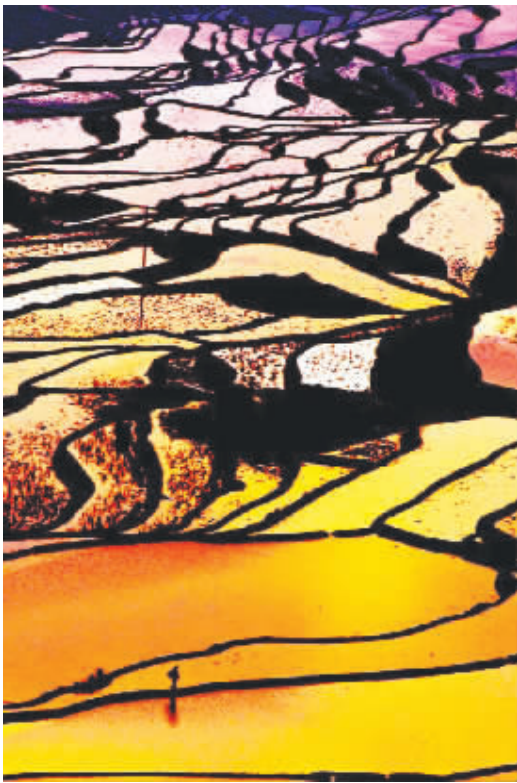
在朋友帮助下，我这次跑遍了红河州，各地梯田也看了个够。朋友说哈尼梯田最好的景致在春季，春节前后，梯田蓄水，还未插秧，云雾缭绕，是看梯田最好季节。而每天看梯田的最好时段在早晚，水和光的灵性尽情展露，美不胜收。所有看过哈尼梯田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：水怎么会跑到山顶上？山上也能种水稻？问过当地的专家才明白其中奥妙。哈尼梯田是森林、村寨、梯田、江河水系四度同构的生态系统。大气环流蒸发了元江、红河的水汽，茂密的森林把水引到山顶，如此便造就了哈尼梯田这种特殊的生态和农耕方式。

元阳梯田在朝霞和落日中美得恍如仙境，但是那里受天气影响很大，多雾多云，听说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不是云就是雾，许多人等待数十日也可能看不到自己理想中的日出、日落。我有幸碰到了好天气，我看到了排山倒海的云海和阳光照射在梯田的美景，实在是太美了！在金色的阳光下，在灿烂的云海里，在高原自由的空气里，到处充满着快乐、幸运与感动。村寨、梯田、云海、朝阳、绿树掩映其间，犹如仙境，让人流连忘返，不忍离去。如此众多的梯田，在时隐时亮的阳光



下，在茫茫森林的掩映中，在漫漫云海的覆盖下，构成了神奇壮丽的景观。

当红日西沉时分，我走进了梯田深处。伴着夕阳渐渐隐入夜幕，梯田在朦胧中沉睡了。这时的山、水、田、天浑然一色，只有远处山寨的灯光在朦胧中闪烁。我站在这海拔 1700 多米的箐口往下看，尽收眼底的是——一级级由下而上的梯田。那些梯田有多少级，谁也说不上，只见一面面的山坡、一道道的山梁把梯田



组合在一起，构成了纵横交错、气势磅礴的壮景。箐口梯田有 3000 多亩。

在梯田中间，散落着箐口、土戈寨、黄草岭几个哈尼族寨子。每个寨子，都被浓浓的树荫包裹着。我顺路走进箐口村，看到石街巷被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小巷两边的房屋，都是整齐的土基堆砌的墙壁，屋顶是圆圆的草顶，看上去就像一朵大蘑菇。房子依山而建，街巷忽上忽下，一簇簇房屋看去就像一团蘑菇群，紧紧地相互拥抱着。这就是哈尼族民居的蘑菇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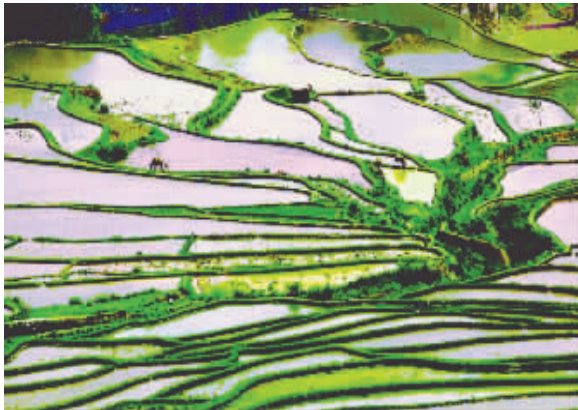
在梯田中间，还点缀着不少独户的蘑菇房。有时，



房里传出一声鸡啼或狗吠，就会打破山野的宁静，把世界浓缩得很小。这些蘑菇房被当地人称为田棚，每户人的田间都有一座。

回顾历史，1993 年法国电影制片商杨拉·玛到元阳拍摄专题片《山里的雕塑家》，他看了老虎嘴田棚后，曾被田棚文化所激动。次年春天，他竟突发奇想带着新婚妻子住进田棚度蜜月，给古老的山寨留下了一段传奇。

夜晚，田棚主人哈尼族农民马皮则把马灯挂在树



上。顿时，一团桔红色的光照亮了附近的梯田和水，给沉静的梯田增加了几分温暖。我们围着火塘吃过罗锅饭和炭灰焗泥鳅，马大哥乘着酒劲弹着三弦，唱起了让我动听的歌。那优美的旋律，把我带进了远古的哈尼时空，看着他黑红脸庞上的浓眉大眼、粗短而布满硬茧的手指，以及那自得其乐的神态，想起他白天铲田埂时有力而熟练的劳作，我突然悟到，梯田是红河两岸万千大山的精髓，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各族农民，就是万千梯田的魂！是的，红河梯田证明了人类虽还不能完全胜天，但却可用愚公移山的精神，改变和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，并为人类留下惊世之作。这万顷梯田，就是红河人世代挖山不止的杰作。

更深时分，月亮终于出来了。月光照着层层梯田和田中的流水，构成了大山深处又一幅新的画卷：明月清辉下，那万顷梯田中的流水、那梯田中明晃晃的万千明镜，共同映照着蓝天明月，一会儿明月圆似镜令人惊讶！一会儿风起浪涌，又似亿万块碎银在梯田中闪闪发光。

我坐在田埂上往下看，层层梯田如同地球的皱纹，弯弯曲曲地浮现在大地母亲的脸上，彰显着岁月的沧桑和她无尽的内涵；层层梯田又像大自然的神奇拼图，在装扮着大地的同时，用它表面的清水，不动声色地给蓝天白云映像。

在这里，由于生态保护极其完好，山有多高，水就有多高，自上而下轻轻的流水声，一会儿十分清晰，似乎就在耳边流淌，叮叮咚咚的，就像敲木琴，十分悦耳；一会儿又感觉到它们是那么的遥远，隐隐约约在耳边响彻。仔细聆听，那流水声又似乎是来自四面八方，在山谷中混成一曲动听的乐谱。顺风时刻，我还听到了山脚下河沟里，那些呜咽的流水声。

我凝固在古树下，很长时间里，梯田之中除了流水声外，别无他物。顿时，我突然品味到了那“空山闻鸟语”的韵味……

我所住的田棚远离村寨，是一个四面都是梯田，如同小岛的地方。由于“岛”上树木葱郁，还有若干修竹。茅草房顶上炊烟缭绕，更多了几分安逸。当然，夜静更深是不可能没有炊烟的，那是哈尼人火塘里永不熄灭的烟火。此情此景，使我联想到脱离尘世的深山隐者。

红河各族人民和隐者间，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，比如都在大山深处，有山有水，有树有竹，却没有喧嚣，分外的悠然恬静！但他们之间又有着质的区别，红河人祖祖辈辈生于此，长于此，用最简单的锄头，在成千上万的大山上雕出了流芳百世的奇景。

清晨，我在鸭仔欢快的嘎嘎声中醒来时，红日早已东升。只见万道霞光从七彩云层中喷薄而出，光芒四射。霞光照在这些从山脚到山顶的千层梯田上，金灿灿、波粼粼，如同亿万块明镜在和霞光交相辉映。面对着如此良辰美景，令人振奋不已。

如今，千山万壑中的红河梯田，已不仅仅是米粮仓，早已成为中外游客熙来攘往的旅游胜地。

红河哈尼梯田在上千年的开发、开垦中，构建了“江河、森林、村寨、梯田”融为一体的农业生态系统，蕴含着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，是哈尼族传统人居环境和农耕文化的典范。如今，梯田已成为哈尼人走向世界的一张“名片”。看过哈尼梯田，不得不佩服人类的伟大！哈尼梯田就是一部人类的农耕文明史，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结晶。

我想，如果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作者张择端和大音乐家贝多芬能看到这个世界奇观，能在这里体验生活，那他们一定会创作出更多流芳百世的作品！

